

# 以色列兴建缓冲区究竟能带来多少安全

文 / 陈 瑶

2025年12月2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希望叙利亚建立一个从首都大马士革延伸至戈兰高地赫尔蒙山脚的“非军事缓冲区”，以此作为“确保以色列安全的举措”。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一面不断推进军事行动，一面在加沙地带、黎巴嫩南部和叙利亚南部设置数个军事据点、划定所谓“安全区”或“缓冲区”。以色列环绕本国大肆兴建缓冲区，将带来怎样的实质影响？

## 以色列的“缓冲区版图”

在加沙地带，以色列曾于本世纪初沿双方边界墙加沙一侧划定宽一公里的缓冲区，2005年以色列自加沙完全撤出后，一直维持着沿边界墙内侧建立的宽300米的缓冲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不久，以色列就计划重新在加沙建设约一公里宽的缓冲区。根据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以军需在第一阶段撤退至其在加沙内部标识的所谓“黄线”沿线，包括南部城市拉法等加沙53%的地区被纳入以方控制的“安全缓冲区”，这一范围在第二、三阶段撤军过程中将逐步收缩。但假使以色列最终依据停火协议



完成三阶段撤军，估计也将继续在加沙北部、东部和南部保留宽度至少为一公里的“安全缓冲区”。

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国防军虽于2025年2月总体撤出，但仍有部分人员“无限期”驻留黎境内五处军事哨所，被黎政府指责违反2024年11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希望在利塔尼河以南至黎以临时边界“蓝线”之间维持一个不存在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的“安全缓冲区”，要求黎武装军队部署到该区域并清除真主党武装的军事设施。以政府现阶段将黎武装部队采取措施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完全撤军的前提条件，但当前真主党解除武装进程陷入停滞，以方则以此为由继续在黎南部保留军事存在。在此

期间，以军一面继续加大对黎境内真主党武装目标的空袭力度，一面使用炸药和推土机破坏黎南部边境村庄，阻止当地民众靠近或返回，试图强行建立事实上的缓冲区。

2024年12月叙利亚变局后，以色列国防军迅速进入1974年以叙签订的《部队脱离接触协议》中划定的缓冲区叙方一侧，夺取战略要地赫尔蒙山顶，还将其控制区扩展至附近村庄，并表示在与叙新政权达成安全协议前将在缓冲区“无限期”驻留。目前以军在叙边境和缓冲区拥有九个军事哨所，且至少在五个前沿哨所布置了人工智能驱动的高级防御系统。从2025年9月披露的以叙安全协议谈判方案来看，以方还要

求将两国间的非军事化缓冲区范围再扩大两公里，且叙不得将军队部署到边境附近。

## 调整后的安全战略

过去以色列奉行“战争之间的行动”，通过定期对哈马斯、真主党、亲伊朗民兵及伊朗的海外军事目标进行有限军事打击，持续削弱对手实力而不陷入全面战争，在军事行动结束后也不寻求在周边维持军事存在。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策划的“阿克萨洪水”突袭暴露以边界安全脆弱性，这迫使其调整安全战略以重塑威慑力确保边界和本土安全。目前，通过多线军事行动，以色列已极大削弱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实力，2025年6月以伊“十二日战争”后，以色列在中东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战略优势地位。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利用军事优势以更强硬姿态扩大安全缓冲区，巩固军事行动成果并加强防御力。

有报道称，以国防军总参谋部在2025年7月的会议上决定，以色列所有边界都必须设有缓冲区。以色列利用缓冲区将“安全边界”向外延伸，以便更有效识别、监测、追踪和预警安全威胁。一旦敌对势力接近或从边界发起突袭，以军可先在缓冲区内拦截，为后方作出应对留出更多时间和空间。与此同时，以政府正加快在所有边界布置由人工智能、武装无人机和生物识

别技术等高科技驱动的安全系统，试图将强化的边界与宽阔的缓冲区结合，为本土提供更坚固的安全屏障。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声称部署在缓冲区及其周围的“临时安全措施”正出现长期化趋势。2025年4月，以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与过去不同，以国防军不再从已被清理的地区撤离，而是将留在安全区内作为以色列社区与敌人之间的缓冲”。此外，缓冲区也可能发挥进攻功能。以军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先发制人的进攻来实现防御需求，缓冲区的模糊定位更使以军能随时进入这些区域，打击哈马斯、真主党等敌对势力。


## 安全缓冲区的安全悖论

短期来看，这些缓冲区或能使以色列在加沙防止哈马斯重新武装、在北部边境密切监控真主党武装动向，在以叙黎边界的三角地带监测伊朗与叙利亚、真主党的互动。但从长期来看，扩大缓冲区将“安全边界”向前推进意味着以军需确保安全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历史经验表明，建在加沙内侧的“缓冲区”与1985~2000年设立在黎南部的“安全区”都未能给以色列带来其所追求的充分安全保障。

一方面，扩大缓冲区范围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激化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为冲突升级埋下祸根。一些观点认为，以色列通过

建立和扩大缓冲区在实际上改变了现有边界，旨在吞并更多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领土。以军在缓冲区以强硬手段驱逐当地民众、摧毁基础设施等做法，也容易引起后者的仇恨和反抗，导致其周边安全环境加剧恶化。

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国内政治加速“右转”背景下，部分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或将寻求在缓冲区进行犹太人定居点建设。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戈兰高地的本意是将其作为以叙之间的缓冲区，但该地迄今已建立起30多个定居点，以政府还通过了新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准备将定居者人数翻一番，如此以方反而需要在戈兰高地建立新的缓冲区来保障定居者安全。近期，一些来自定居者组织的活动人士多次越境进入叙境内“缓冲区”，若以政府未来批准在叙境内新控制的“缓冲区”建立定居点，其与邻国民众和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动态或将变得更难控制。

诚然，以色列拥有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环绕本国建立并维持宽阔的缓冲区，未来也有能力继续扩大缓冲区及势力范围。但从根源上看，只有公平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处理好边界问题，才能为以色列和周边国家乃至整个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与安全。

（作者为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讲师）